今天：「探戈」「黑燈舞」「探波」

「澳門過夜不上床，酒店開來專冲涼；賺錢不在讀書多，手氣衰時東望洋！」

我們在夜總會晚宴，多了K二少奶，和黛娜兩個女性「二世財神」。她們對小二捧之超過「亞姐」：「比季亞冠都靚，可惜來自北，不然應該報名！」這是K二少奶之言，小二讓讓，當白卡話「利智係大中國來的，並不是香港人！」彼得見當白卡說國語，另舍唔同。

「大哥，你分分鐘翻住你意，今日咁得閒，來玩馬交？」K二少奶吃我豆腐，我見她白鏹紅葡萄酒落肚，面有春色，向她提出要求：「當真，你探戈跳得好，」一陣指教指教我，「我就係探戈須要補習！」

黛娜吃吃笑，向K二少奶耳語，二少奶笑的連叫「抵死」，小大笑。小二莫名其妙，我也不知她們搞什麼鬼。便起身拉二少奶教「探戈」。

「就是退進、進退，換脚時我總錯拍子。」我摟了她開動，她喜孜孜地說：「轉方向時頓一頓……睇，一二三——唔——四！」

「對了！對了！」我已悟出道理，立刻上了軌道。問她們笑什麼？她嬌甜甜地說：「下一跳慢四步，話你知！你舒服的帶我！」

我們跳自由步時，她偏了面「小貼臉」，香氣襲人，下三路緊密合作，我在耳邊追問：「快說，笑什麼？」她細聲道：「黛娜說你探戈舞要補習，你最拿手是探波！」她笑的貼緊了我動、動、動。我連說：「該死，我幾時探人的波？豈有此理！」她笑道：「我睇你，紅臉皇動了，眞是連美也連不出，只是趙小姐還不到法定年齡吧？」我忙談其他：「你轉告黛娜，我眞想同佢跳探波！」——「那你現在——呀！黑燈了！」K二少奶果「黑燈舞」吐過紅小魚兒來——「我要！大哥！一陣我兩個去散步！」「黑燈舞」只一分鐘，歸坐時，黛娜問二少奶：「教會了探戈沒？」朵娜道才明白，用上海話示意黛娜：「勿要架樣，小姐！」黛娜向雷白卡話：「借彼得跳一跳，阿克？」彼得一度同地來往，後追雪糕西施，便不再熱心，忙同地下池，我帶小二立刻貼緊，不出一言，我親她腮邊，她緊捉我手，兩人精神相通，這「黑燈舞」足足五分鐘，她含蓄吻我：「大哥！」

記日紀經意主

寿子田 文・黃昏 編寫

六九：溫柔體貼

呀？去拳館？」

杜德曰：「唔使抹矣，得矣！」

碧琪曰：「乜我有名者乎？」

杜德曰：「阿……阿碧，唔使抹矣。」

碧琪曰：「出汗不抹，會冷親者也！」

杜德曰：「阿碧，等我自己抹喇。」

碧琪曰：「唔制！我要同你抹！」

杜德曰：「然，係我以前一位師傅，佢姓劉，下書我去佢嗰練拳，練對打。」

碧琪曰：「咁豈不是好刺激，可惜我約了朋友。」

杜德曰：「係呢，阿碧，你讀緊書定做嘢？」

碧琪曰：「我做旅行社，放大假，今日係第一日，放完又要捱矣。」

杜德曰：「是否帶隊去外埠個種？」

碧琪曰：「然，我幾喜歡這種工作，可以免費遊埠。」

兩個人出到閘市，飲完茶，已經非常熟絡，碧琪知道這個德仔，可以成爲囊中物，實行暫時放長條綫，釣大魚。

碧琪有跟杜德上到師傅間館，飲完茶，話同朋友約好去探人。

杜德有些依依不捨，心說自己乃是擂台英雄，配美人天公地道，因此，問曰：「去好耐者乎？」

六九：準備中途退縮

「現在我們去警署吧，」李小姐故意避開有關結婚的話題，「目前的重要事是這方面了。」

「每每談到結婚，你總顧左右而言他，」唐大衞說，「何必呢？你面對現實！」

「我們邊走邊談吧，」她輕輕摔開他的手，「老站着，談不好意思。可是，？總該有個目標呀。」

「不是要去警署？」

「幾乎忘了這正經事！」他拍拍額頭，「是呀，我也忘了托夢這件事，證明我的胡塗不亞於你！嘻！」

「離得胡塗，難得胡塗，人生最難得是胡塗。」他故意搖頭晃腦地說，「好吧，我們去警署吧。」

「到警署時，我們該怎樣開口問？」大衞，這方面我一竅不通的。」

「的確，實實然去，該問些什麼才好呢？」

「連你也不知怎樣問，那我更不知所措了。」她微笑起來，「須知，你是留美大學生，而我的學歷僅是中學程度，和你比不上，無法比。大衞，我有點担佐，……」

「你忽然又不想去了？」大衞忙問，「半途退縮，你不怕鬼魂質問你貪言，怪你中途退縮嗎？」

六九：準備中途退縮

「現在我們去警署吧，」李小姐故意避開有關結婚的話題，「目前的重要事是這方面了。」

「每每談到結婚，你總顧左右而言他，」唐大衞說，「何必呢？你面對現實！」

「我們邊走邊談吧，」她輕輕摔開他的手，「老站着，談不好意思。可是，？總該有個目標呀。」

「不是要去警署？」

「幾乎忘了這正經事！」他拍拍額頭，「是呀，我也忘了托夢這件事，證明我的胡塗不亞於你！嘻！」

「離得胡塗，難得胡塗，人生最難得是胡塗。」他故意搖頭晃腦地說，「好吧，我們去警署吧。」

「到警署時，我們該怎樣開口問？」大衞，這方面我一竅不通的。」

「的確，實實然去，該問些什麼才好呢？」

「連你也不知怎樣問，那我更不知所措了。」她微笑起來，「須知，你是留美大學生，而我的學歷僅是中學程度，和你比不上，無法比。大衞，我有點担佐，……」

「你忽然又不想去了？」大衞忙問，「半途退縮，你不怕鬼魂質問你貪言，怪你中途退縮嗎？」

陰陽之間

華曼

七之錄天湖到代現

福寶

田長歌

杜德無可如何，這條友雖然木口木面，不過人始終係人，尤其麻甩佬，有個靚女自動送上門，成朵解語花咁，溫柔體貼，點到杜德不聲浪。

兩個人傾了一輪，齊齊出市區飲早茶。

杜德怪怪地，牛高馬大，好似小學生咁，孤伶伶地背包，將一應雜物中。拳褲毛巾，放入背包中。

碧琪託曰：「德哥，你不是練完拳了乎？」

杜德曰：「我自己練就練完，但要同人對練。」

碧琪曰：「去邊處練乎？」

蜂風語言

偏繆

犯罪年齡

一官員透露，十八歲以下不能賺色情刊物。

犯罪的往往超過十八歲。

重在行動

市局論三合會報告時措詞强烈。

最重要還是警方的行動。

並無諮詢

去年租務諮詢卅餘萬宗。

大概公屋不涉其內。

八：那一番說話

貴叔卻說：「阿芳，我可以把你介紹進來，也可以把你趕出去，你相信嗎？」

華芳一聽，登時呆住了。在她年輕識淺，閱世未深，自然十分相信這樣的話。連她的媽媽也信到十足，何況她呢。當第一次分得水錢，這一班年輕的女孩子，個個都歡喜若狂。金錢，那個人不歡喜呢。

她們個個都是中一層人家的女兒，大多數都是甫離學校，就進入賭場工作，她們在學生時代，父母給的零用錢，只是數以元計，十元八塊，二三十塊，就算其中有少數人，在進入賭場工作之前，已經開始出來工作過，但當時的月薪，只以百計，在香港的也不過七八百元，在澳門的就更低，只是三四百元，能夠找到一份月入數以萬計的工作，那是何等幸運的事。

樓上女郎

王方

貴叔卻說：「阿芳，我可以把你介紹進來，也可以把你趕出去，你相信嗎？」

華芳一聽，登時呆住了。在她年輕識淺，閱世未深，自然十分相信這樣的話。連她的媽媽也信到十足，何況她呢。當第一次分得水錢，這一班年輕的女孩子，個個都歡喜若狂。金錢，那個人不歡喜呢。

她們個個都是中一層人家的女兒，大多數都是甫離學校，就進入賭場工作，她們在學生時代，父母給的零用錢，只是數以元計，十元八塊，二三十塊，就算其中有少數人，在進入賭場工作之前，已經開始出來工作過，但當時的月薪，只以百計，在香港的也不過七八百元，在澳門的就更低，只是三四百元，能夠找到一份月入數以萬計的工作，那是何等幸運的事。

所以，貴叔這句說話，自然給予華芳很大的震撼，她連臉色也變，驚嚇得說不出話來。

貴叔卻是若無其事，呷了一口酒，卻把另一杯斟得半滿的酒，放在華芳面前，說道：「阿芳，聽話，陪貴叔喝一杯，貴叔與你媽媽是好朋友，把你當成是自己的女兒一樣，對你是很受惜的，不但不會把你開除，而且會極力維護你，不會讓人把你開除。」

華芳聽到貴叔這樣說，稍覺放心，其次一是工作的安定性方面令她放心；其次是本身的安全方面令她放心。心想：貴叔既然把我視作女兒，那就不至於會有事吧。

於是，在這雙重放心的心理下，她的警惕心就鬆弛下來了，首先，拿起那杯酒，苦著臉兒，呷了一口。

奇怪，這酒，並不苦，也不辣，卻是甜甜的，比起平日喜歡飲的可樂汽水，更易入口。

心靈

移民何價（八）

城市之光

杜德曰：「我自己練，你不是練完拳了乎？」

杜德曰：「唔使抹矣，以前一位師傅，佢姓劉，下書我去佢嗰練拳，練對打。」

碧琪曰：「咁豈不是好刺激，可惜我約了朋友。」

杜德曰：「係呢，阿碧，你讀緊書定做嘢？」

碧琪曰：「我做旅行社，放大假，今日係第一日，放完又要捱矣。」

杜德曰：「是否帶隊去外埠個種？」

碧琪曰：「然，我幾喜歡這種工作，可以免費遊埠。」

兩個人出到閘市，飲完茶，已經非常熟絡，碧琪知道這個德仔，可以成爲囊中物，實行暫時放長條綫，釣大魚。

碧琪有跟杜德上到師傅間館，飲完茶，話同朋友約好去探人。

杜德有些依依不捨，心說自己乃是擂台英雄，配美人天公地道，因此，問曰：「去好耐者乎？」

「姬絲汀興緻勃勃的說。

促成姬絲汀申請移民決心的，最重要就是失戀，差不多三十歲了，然後當到失戀滋味，她決心離開這個傷心地。

她想：多少人夢寐以求的移民，既然自己有條件，何妨一試。

返港辭職後，姬絲汀與美寶，雙雙申請移民。

她倆分別填寫了學歷、經歷、現任職位、專業所長，把申請遞入去。

「媽，我申請移民，如果批准，你捨得我去嗎？」

「不捨得也要捨得呀。」梁太言下之意表示，希望她離開了香港，得到開心。

三個月後，移民獲批准了。

無聲的歌戀

文・牟子　畫・家裕

這是十二分的全安的

劉連蒂晚上到夜總會，進帳房間前，遇到徐佩與高先生在進膳，忙去招呼。老師對她道：

「我忽然想知道你最近唱得怎樣了，所以我們到此地吃飯。」

劉連蒂告辭到帳房間，然後上台唱了三首歌，都是自問很投入的。當她去陪老師時，老師稍微指出其中那首「隨想曲」中的缺點。這時楊太也來坐下了，徐佩對兩個學生說：

「高先生請我來此吃飯，你們都不要簽單。下次我一個人來時候，由老闆娘請，連蒂毗是有一個僱員而已！還未成年。」

兩個學生都笑了。十分鐘後，劉連蒂坐到剛來的胡澄清桌上，她說明夜請假，現在談妥如何會面吧！他即詳細告訴她了，又道：

「慈善餐舞會在三月三日『希爾頓』，會有點子給你的。」

這時，李敬堂也來了。再十五分鐘劉連蒂才去陪他，提到明天請假陪胡澄清的餐，難得爲他請一次假而已。又提到慈善餐舞會的事，他道：

「星期六你隨我走吧！再要你以『七吋鮫』，我們要換換花樣了。」

劉連蒂含笑白了他一眼。她唱罷第二次歌，回帳房間取了手袋穿了大衣出去，老師與胡澄清都走了。她隨李敬堂去消夜後即給送返。

明天劉連蒂往醫務所，給証明有孕，劉連蒂回到所住的大廈，即在樓下打電話通知林佩佩，佩佩道：

「我早爲你問過大表姐，有位來自大陸的無牌女醫生，可以給你解決這件事，但表姐不會陪你去，叫你自己去找，表示她不負責任。明天我打電話給你，今夜我去找表姐，這是十二分安全的，和到廣州沒有不同，你在大陸醫生那邊睡兩小時回去，晚上不必唱歌了。」

「明天你上午打電話來，不不不，我在外面候你一起吃午飯吧！」

林佩佩即與劉連蒂約定登樓，叔叔問她到李先生那邊工作一定沒有問題吧，答道：

「當然沒有問題，毗是待遇不高，但有一頓午飯吃，我相信你是勝任的。」

張承沛微笑了。（二三三）

碧琪情仇

我學人・文

十五：保護棟石

那大嗓門却沒將這事放在心上，已自憤憤不平地道：「左右是個死字！斬頭有甚可怕？俺只恨這時候沒個宋江領導咱們造反！他皇帝是人，俺們便不是人了？」

喜寧一聽登時噤若寒蟬，轉頭望一望天子，只見英宗正向自己打眼色，便閉嘴不言，此際那馬隊已走近，蹄聲如同响雷般，聽在耳裏，教英宗和喜寧三魂似不見了七魄。

俄頃，馬隊已至，衆雖民見瓦剌兵來勢洶洶，都靜了下來。這批人馬，正是由三才書生和巴魯扎所率領的！巴魯扎操着生硬的漢語，喝問：「你們是幹什麼的？」

爲首那位侯老頭哈腰道：「小民等是逃避戰亂的！」

巴魯扎再問：「可有見到南蠻的皇帝由此經過？」

侯老頭一怔，搖頭道：「小民由西村口逃難至此，剛坐下休息，可沒見到皇帝！」

三才書生冷笑一聲，道：「可惜覺悟已經太遲！」

巴魯扎心中不服，却將不滿在他們面前經過也不知道！」

發洩在難民身上，叫道：「都給佛爺站起來，列成一隊，佛爺要搜索一下！」

難民們在瓦剌軍威之下，敢怒而不敢言，依言列成一字長蛇陣，三才書生暗暗冷笑，退後幾步，要看巴魯扎玩什麼花樣！

巴魯扎是色中餓鬼，一對色迷迷的眼睛，只往婦女身上瞄，嘴裏道：「替佛爺仔細搜一搜！」瓦剌兵立即走前，伸手在難民身上亂摸，找到比較值錢的東西，都收在自己囊中，據爲己有，更甚者故意在婦女身上佔便宜。女難民在瓦剌兵手下哭泣發抖着。

英宗在這時候，反而頗爲鎮定，比起其他人，並不顯窩囊。

漢女在瓦剌兵面前受辱的情景，一一看在他眼中，更使他添上一種是自己的罪孽。

幾分內咎感，深覺自己的無能。

「你叫何名？是哪條村的？」

英宗見一個兇巴巴的瓦剌兵站在自己面前，瞪眼一醒，忙道：「小……小民戴明，住在西村口。」（四一四）

必鬼

夏洛森・

一七二：不做同居情人

「你放心吧，我不會動待你的。」黃天白柔聲地安慰薛雲英，一邊用手撥撥她額邊的頭髮。

「……如果你眞是喜歡我，我希望能做你的太太，而不是你的同居情人！」薛雲英終於說出了內心的一句話。

「……」黃天白望望她，沉思片刻，然後點頭說：「好，我可以答應跟你結婚，但却不是現在。我到香港才兩年，公司還未完全上軌道，事情還多着，我碼得再忙一個時期。而且，我已經說過，結婚是人生大事，不可馬虎，這也要時間準備的。我想，咱們遲點才商量這事吧！」

「你這些話可是眞心的？」薛雲英一隻手放在他的胸前，仰視着他。

「我絕不騙你。你不信，我可以發誓！」

他眞的舉起手。

「算了，我暫時信你吧！」薛雲英嬌嗲地睨視黃天白一眼。然後道：「希望你不要欺負我！」

「我怎捨得欺負你啊！」他把作小鳥依人狀的薛雲英緊摟。

然後，他們就站在客廳中熱烈地擁吻着，薛雲英的手袋也從肩上掉到了地上。

黃天白的手從她的背部移向臀間，移向腰部和胸前。後來，薛雲英感覺到，她裙子背後的拉鍊也給拉開了！

突然，她拿開了黃天白的手，指指他的鼻子說：

「你滿身汗水和酒氣，先去洗個凉吧！」

「好，咱們一起去洗個鴛鴦浴！」黃天白拉着她往浴室走。

一八九：別了

匆匆寫下一封書函，悄悄交給老湯嬸，請她遲一天才轉交給金火。

她在傍晚搭嘉禮那輛由大個子八字鬍駕駛的快艇離去。

別了！金火。

別了！山上白屋。

別了！浮郡島。

別了！我的愛情。

別了！我的盟約和美夢。

差不多三十五分鐘的馳航，快艇衝白浪，翔過藍海，終于把她帶回繁華現代化的港島，把她帶回傑爛「豐盛」同女明星閃閃發光的生活，把她帶回繽紛拍子。

嘉禮在堅道一幢新建大厦的頂樓，弄了個裝飾華麗、舒暢的家，迎接着她。

剛到家，即刻便有記者要來訪新春最寶座影片的女明星琦茜。

嘉禮叫她好好準備一下，她說：「嘉禮，我只和你簽約拍戲，並不是做夫妻！我不打算和你同居！」

嘉禮說：「那有什麼關係呢？」

琦茜說：「你知道，女明星，如果讀記者知道已婚，或和某人同居，消息傳出去，她的票房紀錄一定受影响。」

嘉禮想了想：「我同意！」

琦茜說：「那你不能和我同住在這房子裡了！」

嘉禮右手的拇指與中指一捏，說：「你放心，我早有準備。我買下這層樓的A座、B座，你住在A，你住B。我到香港才兩年，公司還未完全上軌道，事情還多着，我碼得再忙一個時期。而且，我已經說過，結婚是人生大事，不可馬虎，這也要時間準備的。我想，咱們遲點才商量這事吧！」

「你這些話可是眞心的？」薛雲英一隻手放在他的胸前，仰視着他。

「我絕不騙你。你不信，我可以發誓！」

他眞的舉起手。

「算了，我暫時信你吧！」薛雲英嬌嗲地睨視黃天白一眼。然後道：「希望你不要欺負我！」

「我怎捨得欺負你啊！」他把作小鳥依人狀的薛雲英緊摟。

然後，他們就站在客廳中熱烈地擁吻着，薛雲英的手袋也從肩上掉到了地上。

黃天白的手從她的背部移向臀間，移向腰部和胸前。後來，薛雲英感覺到，她裙子背後的拉鍊也給拉開了！

突然，她拿開了黃天白的手，指指他的鼻子說：

「你滿身汗水和酒氣，先去洗個凉吧！」

「好，咱們一起去洗個鴛鴦浴！」黃天白拉着她往浴室走。

海島日出

辛海

一個最寶座、受歡迎的女明星，如果讀記者知道已婚，或和某人同居，消息傳出去，她的票房紀錄一定受影响。

嘉禮想了想：「我同意！」

琦茜說：「那你不能和我同住在這房子裡了！」

嘉禮右手的拇指與中指一捏，說：「你放心，我早有準備。我買下這層樓的A座、B座，你住在A，你住B。我到香港才兩年，公司還未完全上軌道，事情還多着，我碼得再忙一個時期。而且，我已經說過，結婚是人生大事，不可馬虎，這也要時間準備的。我想，咱們遲點才商量這事吧！」

「你這些話可是眞心的？」薛雲英一隻手放在他的胸前，仰視着他。

「我絕不騙你。你不信，我可以發誓！」

他眞的舉起手。

「算了，我暫時信你吧！」薛雲英嬌嗲地睨視黃天白一眼。然後道：「希望你不要欺負我！」

「我怎捨得欺負你啊！」他把作小鳥依人狀的薛雲英緊摟。

然後，他們就站在客廳中熱烈地擁吻着，薛雲英的手袋也從肩上掉到了地上。

黃天白的手從她的背部移向臀間，移向腰部和胸前。後來，薛雲英感覺到，她裙子背後的拉鍊也給拉開了！

突然，她拿開了黃天白的手，指指他的鼻子說：

「你滿身汗水和酒氣，先去洗個凉吧！」

「好，咱們一起去洗個鴛鴦浴！」黃天白拉着她往浴室走。

宗教哲學

通天曉先生：

「達摩」（Bodhidharma），在中國簡稱「達摩」。在印度，佛教發展至達摩來華之前，已傳至二十八祖，達摩就是二十八祖。他原是印度香至王的第三子，成年之後，放棄了太子的地位而做了和尚。

傳播佛法，此說我已聽過。這「達摩」和尚後來成爲中國禪宗的創立者，是禪宗的「一祖」。請問通天曉先生，這「達摩」在印度原是什麼人？其來頭如何？他怎樣來到中國？在中國又怎樣傳播佛法？後來是死在中國還是返回印度？

禮佛人

禮佛人先生：

「達摩」原名「菩提達摩」（Bodhidharma），在中國簡稱「達摩」。在印度，佛教發展至達摩來華之前，已傳至二十八祖，達摩就是二十八祖。他原是印度香至王的第三子，成年之後，放棄了太子的地位而做了和尚。

通天曉先生：印度：僧人「達摩」來中國傳播佛

印度香至王第三子

印度高僧

菩提達摩

摩達

公元五七二年航海抵達廣州

梁武帝欵待赴南京宣揚佛法

後轉往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

禪宗就在中國一代一代相傳

在印度當和尚時，達摩追隨「般若多羅」達四十年之久（般若多羅是印度佛教的二十七祖）。達摩在其師傅圓寂以後，致力於研究禪宗。後來，他爲了實現其師傅般若多羅的使命，離開印度，乘船至中國，他在海上航行了三年，歷盡艱苦，於公元五二七年（梁武帝大通元年），到達廣州。

達摩到達廣州之後，靜觀之中，面壁九年，是在「沉默」與「靜觀」，是禪宗的實義，是佛教的精華。後人有「面壁功深」一語，是指一個人造詣純熟之意。

達摩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之後，終於有一個信徒上前，向他求教。這個人叫做「神光」，是一個飽讀詩書的人。他認爲所讀四五書經都不能滿足於他救濟世人的理想，他來到少林寺，向達摩求教。

神光來到達摩面前，表示決意信仰佛法和追隨達摩的決心。可是，達摩對神光這個人，似乎完全看不見，好像不覺得神光就站在他的身旁，半點反應也沒有。

然而，神光却一點也不灰心，他在達摩的冷淡對待下，決不離去，天下雪了，神光脚下已積了厚厚的雪，神光仍在雪地站着，站了七天七夜，達摩仍然不理他。

最後，神光拔出自己的佩刀，把一隻手臂砍下，呈獻在達摩面前說：「這是我誠心求道的表示。」

正史上完全看不出來，那麼，爲什麼在小說和戲曲中，他又會變成一個形象鮮明突出的正面人物呢？如果說是由於楊家將故事的發展，需要使有權有勢的王室，中找出一個人物作爲和姦佞對抗的力量，使得矛盾更加尖銳化、複雜化，太祖有子四人，太宗有子九人，其弟趙德芳這一輩的王族有的是，爲什麼不找別人而偏偏找到了趙德芳呢？這大概出於人們對他的遭遇的同情。因爲據司馬光「涑水紀聞」所說，太祖死後，趙德芳本來有機會繼承皇位，而結果給他的叔父光義（太宗）搶先佔去了。

楊家將中八賢王歷史上確有其人

史稗史野史正別分何有者三

此人爲趙匡胤的第四子趙德芳

通天曉先生：

在楊家將的戲裡，常有八賢王，作爲一個正面人物而出現。八賢王即趙德芳。趙德芳在歷史上實有其人，是宋太祖趙匡胤的第四子，病死於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公元九八一年）三月，毗有廿三歲。這時楊業還沒有死（業死於公元九八六年），楊延昭才廿四歲，尚未做邊關的統帥。因此，歷史上的趙德芳，不可能和楊家將有過如戲曲「潘楊訟」、「寇准背靴」、「轅門斬子」、「破洪州」等所寫的那種關係。

又「宋史」毗說趙德芳死後，宋太宗追封他爲岐王，後改爲楚王，並沒有封爲八賢王的事。

孤本「元朋雜劇」「八大王開詔救忠臣」才說他是「八大王」，明熊大木所著小說「北宋志傳」則毗稱他爲「八王」。說太宗封德芳爲「八賢王」，大概是從「賢後房」一劇開始。

太祖次子、德芳兄的一方，該不是偶然的事。

傳體的史，書如「漢書」、「三國志」等和編年體的史書。野史是私人撰述的史書，如「江南野史」，以及不以「野史」爲名的如趙燁的「吳越春秋」等。稗史即小說，如元人仇遠的「稗史」、徐顯的「稗史集傳」以及不以「稗史」爲名的如「漢武帝內傳」、「飛燕外傳」等以至章回小說都是。

正史的編者一般都是奉旨編撰，本身是朝中大官，他們從「辨興亡，垂鑑戒」，總結歷代帝王的經驗教訓的角度出發，對複雜的史料進行一番整理，因而正史能反映出一定的歷史事實。不過，他們從維護帝王的立場出發，對史實又不免有所避諱，甚至歪曲。同時，就是同一正史，由於材料複雜，來源不同，編修的史官又往往不止一人，各編各的初期是甫枚的「三水小牘」，由於記述的都是自相矛盾的現象。這類他親歷、親見、親聞的事，因此，「三水小牘」卷上說黃巢攻克汝州後，「執太守王鎔」，就比較可信。

至於稗史，其史料價值也不能一概抹煞。「世說新語」的史料價值就不小。即使是虛構的章回小說，也很有參考價值。如「金瓶梅」第三十一回和三十五回，已有「玉米面」出現，第七十四回，已有「玉蜀黍」出現，由此可証，明代時已有來自外國的粟米了。（周默、新八七七一四）

詩詞歌賦

月亮與傳說月亮的科學

有關月亮的詩令人神往

林前明月光

吳越文先生：

我國古代神話裏，傳說月亮上有座宮殿——廣寒宮，住着一個仙女叫嫦娥。她原是人間的姑娘，跟后羿結成夫婦。一天，嫦娥吃了不死藥飛上月亮，后羿却給逢蒙殺害了，她就孤獨地留在月宮裡，那裏還有一隻玉兎，是因偷吃仙草，被天帝罰做苦工，來砍伐桂樹。當斧頭幹砍開一條縫；只要吳剛一拔出斧頭，裂縫馬上合攏，是怎歷也伐不倒的。

晴夜，在微微映眼的繁星中，月亮把清幽的光輝，洒向大地。

月亮上沒有空氣，沒有水，更沒有嫦娥、玉兎和吳剛，沒有它的月光，是月球反射的太陽光，因此，不像太陽那麼明亮和炎熱。月明之後，大地被柔和的月光照亮，好像鋪上了一層銀霜。由於月球、地球和太陽的相互位置不斷變化，因此地球上看到的月球被照亮的部份或多或少，也就有了圓缺。

唐朝詩人李商隱，汲取古代神話的題材，寫了一首「嫦娥」，詩道：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雲母屏風」是雲母裝飾的屏風，「長河」即銀河。意思是：嫦娥到了月宮，夜晚看到的只是寂寞的碧海青天，懊悔自己不應該偷吃靈藥奔月，神仙的生活並不值得羨慕。一千多年以前，李商隱不可能知道月球自轉的速度。月球上的一晝夜，要相當地球的二九點五天。要不然，他的詩，可能寫得更加寂寞凄涼了。

從地球到月球的距離，有三五六四〇〇——四〇六七〇〇公里遠。如果嫦娥用跑步的速度飛奔月球，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但人類的聰明智慧，克服了空間遙遠的距離。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六日，阿波羅二號宇宙飛船從地球出發，二十一日到月亮着陸。

兩個宇宙航行員走出艙門下扶梯，身體輕飄飄的，走一步得蚱蚱的裝備和儀器。這月亮的重力，是地球的六分之一。如果地球上重六十公斤，到月亮僅重十公斤。宇航員雙脚跳躍，要比走路省力而迅速。

月亮上沒有空氣，沒有水，更沒有嫦娥、玉兎和吳剛，沒有它的月光，是月球反射的太陽光，因此，不像太陽那麼明亮和炎熱。月明之後，大地被柔和的月光照亮，好像鋪上了一層銀霜。由於月球、地球和太陽的相互位置不斷變化，因此地球上看到的月球被照亮的部份或多或少，也就有了圓缺。

醫理淺釋

多數發生在手指手背足緣等處

（二）你手部之粒狀物，醫生說是與病毒感染有關的，這樣說來，那就多半會是疣了。

有一種尋常疣，又稱爲千日瘡，那是與病毒感染有關的，初發時是米粒大小，但可進展增殖而呈乳頭狀的，表面粗糙，觸之堅硬，一般均無自覺症狀，受壓時則可有痛感的，其好發部位，是手指、手背、足緣等處。這些均與你提及者相同，你患的應是屬於這種病了。

（三）在治療方面，醫生給你用電燒灼方法，這是可以的。外搽藥物，則是一些帶腐蝕性之藥物，這要由醫生來指導應用了。但是，疣也確可在另一處再起的，而其發病原因又未明，故實在也急不來者。至於傳染性方面，那則是較少的，因其傳播因素至今未明，難於捉摸，就以你來說，從何而染病，相信你自己也是懵然不知的吧！（梁醫生、新八七七一二）

尋常疣又名千日瘡

因病毒感染所引起

詩歌賦

務服坊街

辦主曉天通

日本錦鯉的優劣及價值

包括鱗和色兩主要因素

雌雄性的區分與金魚大致相同

郭志權先生：

日本錦鯉的優劣和價值，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起碼包括「鱗」和「色」兩個主要因素。

「一般來說，錦鯉的鱗片分爲大鱗與細鱗兩種；而形態方面，又分爲星鱗、人字鱗、一字鱗和無鱗等。其中大鱗狀如虎皮斑，最名貴而爲人們所喜愛。星鱗，像閃耀於夜空的星星，散佈在魚體上；一字鱗和人字鱗，排列在魚體兩邊的側綫上，形如「一」字或「人」字，其餘地方則沒有鱗片；無鱗魚，又稱爲「皮鯉」。

錦鱗的體色，經過不斷的改良，目前已多達七、八十種。在日本飼養者眼中，認爲純橙、純黃、純金及純白等純色品種最名貴；其次是紅、黑、白三色魚，據稱使人有莊嚴而又神秘之感；再次是紅、白兩色，色調分明，鮮艷奪目。

比較來說，在觀賞魚類中，錦鯉可實是身價最貴的了。一尾名種錦鯉，每每售價逾萬港元，所以被譽爲「游水鑽石」。

所謂會游水的鑽石，一方面固然形容其身價有如鑽石般無可估量；另方面，牠們，特別是純色品種在水中游動時，由於水對光綫的折射作用，發出鑽石般的耀眼光輝，加上千變萬化、無奇不有的斑紋，更顯得其雍容華貴。

錦鯉性別的區分，與金魚大致相同，主要是從身形來鑑別，即雄魚身軀瘦長，頭小，嘴圓，尾鰭末端尖而薄；雌魚身短而圓胖，頭大、口尖，尾鰭末端圓鈍而厚。但是，買賣錦鯉不同於金魚和熱帶魚，通常以一尾爲單位。因爲錦鯉很難配對，同色未必同鱗形，而同鱗形又未必同色。所以除了趨行繁殖之外，一般人購來作爲觀賞的錦鯉，並不重視雌雄問題。（林峰、新但七六九五）

養飼類魚

正史野史稗史

別分何有者三

有益書房

通天曉先生：

常見歷史學家把史書分成正史、野史、稗史，到底這三者有何分別呢？

麥仲平先生：

史書有正史、野史、稗史之分。正史指史官所修的紀傳體的史書，書如「漢書」、「三國志」等和編年體的史書。野史是私人撰述的史書，如「江南野史」，以及不以「野史」爲名的如趙燁的「吳越春秋」等。稗史即小說，如元人仇遠的「稗史」、徐顯的「稗史集傳」以及不以「稗史」爲名的如「漢武帝內傳」、「飛燕外傳」等以至章回小說都是。

正史的編者一般都是奉旨編撰，本身是朝中大官，他們從「辨興亡，垂鑑戒」，總結歷代帝王的經驗教訓的角度出發，對複雜的史料進行一番整理，因而正史能反映出一定的歷史事實。不過，他們從維護帝王的立場出發，對史實又不免有所避諱，甚至歪曲。同時，就是同一正史，由於材料複雜，來源不同，編修的史官又往往不止一人，各編各的初期是甫枚的「三水小牘」，由於記述的都是自相矛盾的現象。這類他親歷、親見、親聞的事，因此，「三水小牘」卷上說黃巢攻克汝州後，「執太守王鎔」，就比較可信。

至於稗史，其史料價值也不能一概抹煞。「世說新語」的史料價值就不小。即使是虛構的章回小說，也很有參考價值。如「金瓶梅」第三十一回和三十五回，

麥仲平　吳越文　禮佛人　郭志權　趙仲